

守望历史 面向未来

——兴县120师358旅旅部旧址参观记

□ 解德辉



欣闻兴县120师358旅旅部旧址对外开放,内心很是充满期待。带着一颗崇敬瞻仰之心,怀着一种缅怀追忆之情,我来到兴县358旅旅部旧址,实地参观,感悟领悟,倍受鼓舞。

以往提起358旅,我只知其名,不知其史。为了参观,我简单翻阅了史料,方知358旅为120师主力之一。走进358旅旅部旧址,一件件实物帮我翻开了其过往历史。

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中,1937年8月,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第2军团和红军第28军,在陕西省富平县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20师第358旅,由卢冬生任旅长,但因其未到职,由张宗逊任代旅长、旅长,李井泉任副旅长,姚喆任参谋长。358旅下辖由红2军团第4师编成的第715团,由红2军团第6师和红军第28军编成的第716团,共计约5000余人。358旅作为120师的主力之一,在贺龙师长、关向应政委的领导下,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,转战晋西北、大青山、晋察冀、陕甘宁数地,与日本侵略者进行英勇战斗,歼灭日伪军18124人,牺牲烈士2323名,和全国抗日军民一道夺取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。

兴县358旅旅部旧址,位于吕梁市兴县恶虎滩乡恶虎滩村,地处兴县城东23公里处的蔚汾河北岸,此村之所以命名恶虎滩村,缘于其地处兴县河谷漫滩。相传,历史上这里森林茂密,常有猛虎出没林间,故名。据史料记载,在1940年-1943年间,120师358旅曾在恶虎滩村驻扎过一段时间,在对日作战中,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。

驱车走近恶虎滩乡,但见在公路旁立一块标牌,三面红旗叠加,上书“恶虎滩村358旅旅部旧址”,顺着标牌所指方向抬眼望去,只见一座高高的黄土山脚下,不规则地布局有四处窑洞式建筑,在较高处一排房屋后墙上,书写着“358旅旅部旧址”8个红色大字,抬头一望便给人一种红色故地的追忆感。

踏上石台阶,穿过洞门,我便走进了“358旅旅部旧址”。环顾四周,依山而建,这里虽经修缮,但古韵悠悠。旅部旧址占地1600平方米,坐北朝南,依山而建,为二层东西隔离上下台结构套院。石圈正窑洞、枕头窑洞、尖山顶瓦房、石砌大门、圈石围墙

构成整个综合院落。展馆布展图文与实物全面立体再现了358旅革命战争烽火岁月。由高低错落的几排窑洞组成:一层左排设有作战科、二科;拾级而上,二层右排设有一科、张宗逊旧居、司令部办公室、李夫克旧居;再沿着石阶往上,左前排设有会议室,后排设有电台队、三科,右排设有教育科、政治部、教导营办、队列科等。作战科是由3孔窑洞组成的长方形作战大厅,厅内陈列着“120师三晋抗战地图”“晋绥抗日根据地开创时期示意图”“西北军区形势图”和战区地形作战沙盘模型,室内还摆放着电报机、电话,墙上悬挂着作战科工作职责等。

在战火纷飞的抗战岁月里,120师358旅在兴县对日展开几场战斗,有效地保卫了晋西北根据地中心地区。

阳会崖战斗。1942年2月20日,“扫荡”兴县的4000余日军,分八路扑向孙家庄、大树岔地区,企图合击晋西北地区指挥机关及主力部队。358旅旅长张宗逊、参谋长李夫克、政治部主任朱明指挥旅部和主力立即向南转移。下午5点,在阳会崖、明通沟附近通过兴岚公路时,旅部和旅直小部以及716团主力被敌人切断包围。激战至晚9时,部队从敌人间隙中向南突围。此战,共击毙敌人100余人,我军伤亡100余人。1943年10月16日上午,380名日伪军由界河口沿川西进,在明通沟、阳会崖一带,遭遇伏击的晋绥军区特务团4个连的伏击。激战40余分钟,毙伤敌人150余人,我军伤亡14人。六连连长胡俊源在掩护部队撤退时英勇牺牲。

二十里铺战斗。1940年6月28日,日伪军3000余人分四路进犯兴县,企图合击晋西北抗日根据地领导机关及主力部队。120师师长贺龙等师部领导判断:敌人扑空后将向岚县方向撤退。遂集中358旅(旅长张宗逊、政委李井泉)、独一旅(副旅长王崇尚、政委朱辉照)3支队、5支队等部,由张宗逊、李井泉统一指挥,在县城以东二十里铺附近地区伏击东退之敌。7月4日11时,敌人2000



120师358旅旅部旧址

家乡情怀

□ 李凤玲

义平常。但走南闯北,知世态炎凉之后,家乡则日渐成为我们心头那个人文地理世界的永恒目标点,一块热土,其山水生幽情,其鸡犬识人意。讲人文地理的内容,不讲家乡不行。人文地理的内容,不能仅仅是矿山、工厂、道路、市场之类依理性和功能组合而成的冰冰的地面结构。我们常说的乡愁,在由人文构成的地理世界里,要给情感一席之地。家乡,是大地之上与每个人对应的情感载体。

“月是故乡明”,家乡的风光总是亲切的,但是不止这些,我们从家乡还获得重要的人生意义和行为依据。有位历史学家说,有三首歌曲改变过人类历史。最早的是两千年前,刘邦手下的人围着项羽军队四周所唱的楚歌,还有法国革命时高唱的《马赛

曲》,更有中国抗战初期响彻南北的《松花江上》。这三首歌,两首都与家乡情怀有关。人在异地,家乡的概念既会使人油然而生思乡之哀情,但在另一种情况下,因家乡有难,却有能激发人们保家卫国的斗志,去筑成新的长城。

除家乡外,我们在一生之中可能另有一处地方,因为曾在哪里长期磨炼奋斗。为形容这样一类地方,我们会说“这个地方是我的第二故乡”。在这里,故乡成为最好的表达我们对那处地方感情的词汇。从文化地理学角度思考,对一个地方故乡感的酝酿,其实就是一个地理过程,即一个特殊地点的形成过程。

个人与家乡之间,不总是动情的,我们还记得这样一句话:“一年土、二年洋、三年不认爹和

娘,来年年不愿回家乡。”这说的是一些进城忘本的人。社会步入现代化,青年人涌入大都市,这是人生地理中心的潮流动向。对很多青年人来说,好像只有离开家乡,才能实现人生理想。

家乡不仅在人们的心头失落,家乡的老景观也在丧失,“少小离家老大回”,已找不到昔日风貌,但是人们总是要从一些遗留下的蛛丝马迹去寻找家乡情怀。



作战科

时光如流,不经意间已是12月了。回首过往的那些林林总总,总会让人思绪万千,心生感慨。

步入中年,内心更多的是一份宁静,如明月那般不疾不徐,带着笃定与豁达。

记得年少时,生活条件还不是那么好,可母亲总会用她灵巧的手做出可口的饭菜,把破旧的衣服缝补的像模像样。那时候,最幸福的时光就是坐在母亲身边看她干活,感觉心里特别的踏实。

如今长大了,更喜欢独处了,在风轻云淡的日子里,读一些过往的信件,回味绿皮火车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。会想起墙上的日历,桌子上的台历,曾陪伴我们走过多少风风雨雨。在外婆家染指甲的时光,依然会在眼前浮现,那是记忆中最生动的画面。每到夕阳西下时,喜欢搬一把椅子坐在阳台,看着那片余晖一点一点落下去。没有忧郁,没有悲伤,告诉自己加油,努力,每天都是崭新的一天。

经过橱窗,也会观赏那些美丽的衣服,然后按着自己的喜好买一件带回家。每每打开衣柜,挂在最前面的始终是最喜欢的那一件,不论穿过多少次,也不管有多么久远,彼此对视的时候,依然还是那么的亲切。

有书品读,也是一种幸福。汪曾祺在《人间草木》里这样写道:“如果你来访我,我不在,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,它们很温暖,我注视它们很多很多日子了。它们开得不茂盛,想起了什么说什么,没有话说时,尽管张着碧叶。”墨香留痕,每一个文字里都是深情,如此这般的诗情画意,真是恰到好处,妙不可言。

幸福是一个柔软的名词,温暖而美好。虽然每个人的生活境遇不同,对幸福的要求也不同,可是当那些细碎的幸福充盈身心时,那么生活的艰辛终会迎刃而解的。只有心怀美好,才能看得到美好。

生活中,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细碎的幸福,我们才能处事不惊,温润如初。不争,不抢,不怒,不哀,波澜不惊地生活着,让每一个日子都有了温度。

那些柔软的幸福

□ 郭雪萍